



勤求般若的常啼菩薩

演培講
寬嚴記

佛曆二五一九年夏曆正月初十日講於靈峰般若講堂

(續上期)

常啼立在一旁很坦率而又很誠摯的回答說：「我沒有什麼其他不如意的事而如此啼哭，只是爲了想要供養般若大法及說此法的法師。但我是個福薄如紙的人，沒有什麼財錢可以供養，只好願將我的身體出賣，希望得到幾個所應得的錢財，以去供養說法者及般若法門。可是非常不幸的，就是我雖有心出賣我的這個身體，但是偌大的一個城中，竟沒有一人要買，教我怎不悲慟欲絕，容顏又怎能不憔悴？每一起想起般若大法的事，不期然的就會痛哭流涕！不知是不是我得般若的因緣未熟，尚請你這個長者，替我想辦法看，也許會爲我找出一條活路！」

變化的婆羅門，聽常啼這樣說，便也對常啼說：「你遇到我確是你的莫大因緣，因我現在正欲祠天以求福德，祠天雖不需要整個人，但却需用人心、人血、人髓作爲供品，不知你能不能將這些東西割下來賣給我？」

十 常啼的刺血出髓

常啼聽婆羅門這樣講，內心歡喜快樂得一點憂愁苦惱都不存在，認爲自己可以得到最大最第一利，從此也可具足般若及諸方便。現有這麼一個人，願買我的心血髓，那實在是太好了。於是極柔和的語言，無限快慰的對婆羅門說：「你所需要我身上的三樣東西，我可無所吝嗇的全賣給你，至於賣這三樣東西的代價

，我則完全沒有計較，隨您心意給多少就多少，只要有錢供養般若及說法師就行，其他在我是沒有什麼所求的！」

說了這個話後，右手立即抽出一把鋒利的刀，刺進左臂中去令其出血，抽出後，復割出脾肉，使之破骨出髓，然後將這血髓給婆羅門，正欲繼續破腹取出心臟來時，遠在閣上的一個長者女，看到這人不惜壽命的自割身體，其心有所不忍，於是就從閣上下來，走到菩薩面前，問他如何因緣這樣困苦其身？取出身中的心血髓有什麼用處？因爲生命是最寶貴的，人生亦是最爲難得的，如果無意義的這樣犧牲，豈不是太過可惜？

常啼菩薩回答她說：「我要將這賣給這位婆羅門，以求換取幾個錢財，用爲供養般若及說法者。」你這樣犧牲自己的身體，究能得到什麼功德利益？長者女這樣問。「我所要供養的法師，是位善學般若的大師，亦是具足方便力的行者，能爲我說菩薩所應作、所應行的大道。而我所以要學此法此道，將來定可得證無上菩提，到我證得無上菩提以後，既能爲衆生作所依止，又能以無上法寶，分布給與一切衆生。如是像這樣的種種功德利益，只可從這位法師得到，從其他方面是無法得到的，教我怎不誠心誠意的，出賣心血髓以供養他？」

具有深厚善根的長者女，聽了如上的深妙佛法，受到大大的感動，以歡喜的心情讚美常啼說：「你爲求得般若的大法，以致這樣的自苦其身，實在是太稀有難得了！不過你不必這樣傷害自

己的身體，你需要什麼金銀財寶以供養的，我可儘量的供給你，不特如此，我亦願到法海菩薩那裏，如你一樣的植諸善根，以求得到這微妙大法！」

當長者女對常啼說完這番話，化作婆羅門身的釋提桓因，立刻恢復了原來的身形，對常啼加以讚嘆說：「你這樣其心不動的堅守此事，實在是太好了！據我所知，過去諸佛行菩薩道時，亦是這樣求般若及方便，而得無上菩提的。現我老實告訴你：我是不需要你的心髓的，剛才所以對你說要這三樣東西以作祭品，不過是來試試你的心意是不是真切。現既知你真意如此堅定，當然就要對你說老實話了。好了，這暫且不談，你還有什麼心願？」

常啼回答說：「我沒有別的什麼願求，只請求你對法海大士說，與我無上菩提！」釋提桓因說：「這是諸佛如來的境界，不是我力所能辦得到的，你可放棄這個要求，另外要求一個什麼，我或者可辦得到」。常啼因此對他要求說：「假定你沒有這個力量，我自亦不太勉強你，但若你必要對我所協助，那就請你使我身體平復如故」。結果，真的無有瘡癥的恢復其身，與原來的身體一模一樣。釋提桓因給了常啼這個心願，立刻隱沒不現回到天宮去。

十一 長者女願同求法

時長者女見到這個希有的現象，感到極爲難得，立請常啼到自己的家中去，因爲她的父母也是虔誠佛教徒。並且對常啼說：「你到我的家中，如有什麼需要，可向我的父母索取，相信我的父母，會滿足你的意願。不特如此，而且我亦辭別父母，率諸侍女與你同去，供養善說般若的法涌菩薩，使我們同得般若波羅密法」。

他們這樣走着說着，不知不覺的到她家門外。長者女先入屋中，向她父母有所稟白，請求種種供養之具，並讓自己與五百侍女，同到法涌菩薩那裏去，供養般若大法，相信法海菩薩，會爲我們說法，我們聽了以後，如其所說而行，當能得諸佛法。

長者女的父母，聽女兒這樣說，認爲是佳事，毫無考慮的，允其女兒往見法海大士，親近尊重供養法涌菩薩。因爲女兒這樣的發大心，爲得佛法而這樣的精進，做父母的怎不隨喜讚善？怎不希望自己的女兒有所成就？

長者女得到父母的許可，除請常啼到家中與父母相見，並且莊嚴七寶車，載滿種種供養具，讓常啼坐在前面的車上，浩浩蕩蕩的向妙香城邁進，路上一程又一程的走去，終於遠遠的見到妙香城，而且不久進入妙香城中，見到城中百千街巷縱橫，不特莊嚴如畫，而且廣博清淨，縱廣十二由旬，人民亦是衆多，物產相當豐富，住在其中的人羣，無不過着自在安樂的生活，真是一個大好的城市。

看到妙香城的高廣莊嚴，已經有了說不出的高興，跟着又見法涌菩薩。於無數人羣的恭敬圍繞中，坐在七寶高台的獅子座上，爲無量百千萬億天人，宣說般若波羅密大法，內心更是歡喜得猶如比丘入第三禪那樣的攝心安穩。大士既在宣說妙法，當然不應坐在車上，到達法海大士面前，於是悉皆下車，各以上妙寶寶，捧到法海大士座前。

十二 天帝釋奏樂而來

法涌大士有座七寶大般若台，是用赤牛頭旃檀所莊嚴的，是用珍珠羅網覆在台上，四角又皆懸有摩尼寶珠，摩尼寶珠放射出的光亮，猶如燈明一樣照耀四方，台上還放着四寶所成的香爐，爐中經常燒着最極高貴的名香，以供養般若波羅密多大法。常啼及長者女等，見到這樣莊嚴無比的寶台，衷心的對之發出一片歡喜讚歎聲，認爲像這樣的莊嚴寶台，確是現實世間所少有的。最妙的，就是剛才試驗常啼的天帝釋，也在這個時候，與無量百千萬億諸天奏着美妙的天樂，慢慢從空中而來，且從空中向着寶台，散洒天，曼陀羅華，碎末旃檀磨象寶屑，供養這個般若寶台，不得不令大家更爲歡喜踴躍！

常啼於歡喜之餘，問於天帝釋說：「你爲什麼這樣散象名香及諸天花？是不是有何所求？」天帝釋直率的回答說：「你不知

道嗎？當知這般若波羅密法，是諸大菩薩的母親，不但能夠出生諸佛，並且能夠攝持菩薩。做菩薩的，如學習這般若波羅密法，就可成就一切功德，得諸佛法一切機智。你不是要求般若大法嗎？般若大法現在就在你的面前，你爲什麼不熱烈勤求？錯過了這個大好機會，又到什麼地方去求般若？

十三 一行人恭敬供養

常啼及長者女等，聽到天帝釋這樣說，立將帶來的各種供養具，分爲二份：一份供養般若波羅密法，一份供養坐在法座上的法涌菩薩。法涌接受了他們的供養，立時運用他的神通力，使諸供養的珍貴寶物，於虛空中合成一座妙寶花台，至所散的各式各樣的寶花，化爲一大寶蓋，籠罩在般若台上，蔚爲奇觀。

常啼及長者女等，看到法涌大士這麼多的神妙難測的變化，覺得那是難得的希有現象，是自己所從來沒有見過的，歡喜得沒有辦法可以形容！同時在心中這樣想道：在行菩薩道的時候，就有這樣大的神通變化，將來成佛時那還得了？於是對法涌大士，生起高度的清淨信心，予以無比的恭敬尊重。且各作是願說：「願我們能如法涌那樣的，接到菩薩所有的深法，恭敬供養般若波羅密，於廣大的羣象中，演說顯示般若波羅密義，得般若波羅密及方便力，成就種種的自在神通，於菩薩的事而得無礙！」

這樣的作願以後，復至誠懇切的，曲躬合掌的，站立在一旁，向法涌大士有所啓請說：「我來求般若時，曾見一種極爲殊勝的境界，使我感到有說不出的喜悅，但是現在要請問於你的：突然顯現於我前的諸佛，究竟是從什麼地方來的，現在又到什麼地方去了？我對這想來想去，總沒法想得透澈，無已，只好請你給我一個明確的指示，讓我對這有所體認，生生世世，得以常見諸佛！」

十四 法涌爲說甚深法

法涌菩薩應常啼的請求，就對他開示說：「你想求得常見諸佛，當然是件極大好事，但是我得告訴你的，就是諸佛如來法身

，是來無所從來，去亦無所至的，因爲萬有諸法，都是如不動相，諸法如即是佛……諸佛如，諸法如，一如無二如空無所分別，一切都是無所有的，還問什麼來處去處，問來去的，即不合於諸法如性。如春季的末月，到了日中熱時，在沙漠或大海的上空，人們往往見有陽燄在移動，不知這是水蒸氣洋動現象，人或鹿因爲口渴，以爲是一潭泓水，就去追逐想得其水，以解自己的口渴。但是燄中並沒有如所想像的水，怎麼可以追問該水，從什麼地方來？到什麼地方去？可是世間一般愚而無智的人們，爲熱渴之所逼迫，見到陽燄在浮動，於無水中妄生水想，顛顛倒倒的去追求，怎麼能說不是一大錯誤？當知世人分別諸佛有來有去，自然亦是屬於愚癡凡夫之流，不能真正見到佛之所以爲佛。因爲所謂見佛，是不可以色身見的，色身是父母所生身，不得視爲佛之爲佛。雖說佛的成佛，在於證得法身，見法身即見佛，但是法身又復無來無去，所以論到諸佛來處去處，亦復如是。你能知道諸佛及諸法的無來無去、無生無滅之相，那你必然得證無上菩提，亦必能行般若波羅密法及方便力」。

常啼得到法涌大士這番開示，就向大士致最虔誠的敬禮，並很恭敬的對菩薩說：「大士！你剛才的這番教言，極爲合乎我的心意，我一向所求的大法，就是這個般若大法；現我既然得到，我願從今日起，將這身體奉獻給你大士，以供你的驅使，你要我做什麼，我就立即做什麼，絕對聽從你的派遣，決不有違你的意思從事，我已不再把這身體，看成是屬於我自己的！」像這樣誠摯的說了三次，然後合掌站立在一邊。長者女及五百侍女，緊隨在常啼之後，亦向法涌大士作同樣的表示。然後又異口同聲的說：「我們願以此身供給大士支使，希求藉此殊勝善根因緣，亦如師所得到的這樣大法，並隨大士世世生生的供養大士」。

帝釋諸天在旁聽到他們的論說，不禁歡喜讚言：「好極了！好極了！一個菩薩行者，應這樣無所保留的施捨一切所有，尤其是更要像這樣的供養說法的法師。果能如此做去，必得聽聞般若波羅密多方便力，亦必能夠證得無上菩提。現在菩薩固然是應這樣做的，就是過去諸佛本行菩薩道時，亦是這樣無所吝嗇的施捨

一切，恭敬供養說法的法師。做菩薩的如果有所慳吝，對說法者不予恭敬，那是不能得到所要得的般若及方便力，自更無法證得菩提。」

十五 粉碎惡魔的詭計

法涌大士爲衆說法，經過一個相當明間，就下法座回到自己的宮中，畧爲休息一會，但是常啼菩薩是爲求法而來的，自不能亦這樣的去休息，照樣精進的如法行道，而且這個行道的方法，只是若行若立的互相交替，既不坐下來亦不躺臥着，如是勤苦的等待法涌大士再出來說法。那知法涌進入宮中，不如一般人的休息，而是深入於禪定中，且這一定，不是三天五天，三月兩月，而是整整的經過了七年。在這七年這麼長的時間中，常啼都是若行若立的不坐不臥，既不思飲食，亦不想要睡眠，既不畏於寒熱，亦無欲念悲惱，更不心著於味，只是專心一意的思念法涌大士，什麼時候再從定出，爲自己說般若大法，能說不是一位精進追求法的行者嗎？如是精進的爲法忘身，在今學佛的來說，究竟能有幾人？能不感到真誠爲法的日少？

常啼等經過七年這樣長的時間等候，終於有了法涌再過七日出定，宣說般若的大好消息傳出，使得常啼一行等來求法的人，歡喜得熱淚盈眶，無法形容內心是多麼的快樂！菩薩既要出定爲衆說法，常啼等當前首要做的，就是怎樣爲法涌敷設法座，洒掃道場，散衆名花，莊嚴說法的地方。五百侍女爲此，且各脫下自己的珍妙上衣，敷在說法的寶座上，使說法者在法座上坐得極爲舒適。當大家爲此忙得極爲高興時，要想找水來洒，竟連一滴水也找不到，附近原有的五百個水池，亦是空空的無有滴水，不知是怎麼一回事，使得大家感到無限茫然！

最初不知以何原因水不可得，搞得大家很緊張了一會，不知如何解決這個問題。後來經過冷靜的考察，發現原是惡魔的作祟，惡魔運用他的魔力，把說法地附近所有的水予以隱蔽，自然沒有辦法可得到水。這在一般人自是無法可施的，但並沒有難倒愛重於法的常啼菩薩。菩薩這時不但沒有怨恨惡魔，反而覺得惡魔

可憐可愍！於是無所猶預的取出利刀，刺出身中的鮮血，以鮮血洒在說法之地，免讓塵土揚起，沾污大士淨身。以個人的鮮血，當不敷供洒之用，所以長者女及五百侍女，亦各刺出自己的鮮血，竟將說法之地徧洒無遺！由於他們這一勇敢的偉大行爲，因而粉碎了惡魔所施的詭計，不能得便的擾亂爲法的行者。

天帝釋知道常啼他們這一壯舉，立即來前讚美他們，擁護他們，使他們絕對不會受到魔鬼的侵擾！同時爲了完成他們的心願，運用天人所有的神通力，將常啼所刺出的鮮血，變爲旃檀香的香水，洒在說法的四週，使得每個角落裏，都充滿奇香異味，不但令說法者的心胸爲之一暢，就是聽法者亦感到心曠神怡，試問惡魔有什麼魔力？

如是莊嚴道場以後，天帝釋進一步讚言：「你們這樣精勤勇猛的爲法，不是一般常人所能做到的，實太值得人們對你們的尊重！你們本此不惜任何犧牲的行爲，努力不懈的淨修梵行，無上菩提沒有不證得的，願你們繼續向菩提大道邁進！」

當天帝釋這樣讚美以及慰勉時，常啼心裏在作這樣想：「敷設法座，洒掃淨地，在我可說已經完成，但只這樣還是不夠的，還得以好名花來莊嚴道場，但這又到什麼地方可得？不但莊嚴道場需要名花，就是大士上座說法時，亦當散花供養！」

天帝釋知道常啼在作這樣的心念，立即將三千石天曼陀羅花，送到常啼等的面前，常啼等接受了天帝釋所送來的花，當即以一半散洒在地上，另一半留待法涌大士，坐上寶座說法時，作爲微分供養，以表對他高度的敬意！

十六 聞般若獲證三昧

各項準備都已就緒，法涌大士也就從三昧安詳而起，好像彼此互相配合好了的樣子。接着，法涌在無量百千眷屬簇擁下，從內宮中走了出來，昇上衆寶所成的獅子法座。到大士在獅子寶座上坐定後，常啼及長者女並五百侍女，立即持着香花供養具，走到法涌座前，至誠恭敬供養，然後退坐一旁，以待大士的說法開導。

法涌見到他們坐定，開始對常啼菩薩等說：「善男子！善女人！你們既是熱忱的爲求般若大法而來，我今當爲你們宣說般若波羅密相，你們應知：由於一切諸法都是平等的，當知般若波羅密亦是平等的；由於一切諸法是不動搖的，當知般若波羅密亦不動搖的；由於一切諸法皆是一味的，當知般若波羅密亦是一味的；由於一切諸法皆是無邊的，當知般若波羅密亦是無邊的；由於一切諸法都是無滅的，當知般若波羅密亦是無滅的……」。

常啼菩薩聽聞了這樣殊勝微妙大法，不離自己所坐的本座，即得到六百萬諸三昧門，從此三昧門中，親見十方恆河沙等三千大千世界中諸佛與諸比丘恭敬圍繞。常啼從此以後，多聞智慧，如大海水，不可思議，而且隨他所生之處，常不離於諸佛，恆生有佛國土之中，時時刻刻的都能見到佛，甚至在夢中亦沒有不見佛的時候。從這說來，可知般若波羅密因緣，是能成就菩薩的一切功德，是能完成佛果的一切種智。所以一個眞修菩薩道的行者，如能修學大波羅密，如欲深入諸佛智慧，如欲獲得一切種智，應讀誦受持般若波羅密，應廣爲人說般若波羅密。

結 論

如上爲諸位介紹了精勤求法的常啼菩薩，可見做個眞正的求法者，實在是不怎麼容易的。雖說求法是不容易的一件事，但爲佛子者，特別是爲大乘佛法行者，在修學佛法的過程中，求法還是不可或缺的大事，因從求法所得的代價是很高的，所以每個佛法行者，不論在怎樣的情形下，都當精進不懈的求法，尤其像爲十方三世一切諸佛之母的般若大法，更要不惜犧牲生命的去求，因爲這是十方三世一切諸佛所共尊重的，絕對不可有絲毫的忽畧！試觀菩薩行者所成就的，無不是從求法中來，若不求法，特別是般若大法，要想成就功德，完成無上菩提，是決不可能的。

反觀現在一般學佛的行人，學佛倒是很誠懇的，至於求法的熱忱，那就差得太遠了！可是我得告訴諸位：如不認眞的求法，

不但利他談不上，就是自利亦不成，不能自利利他，還談什麼學佛？又怎麼能成佛？無怪今日學佛者多，得到成就的很少！因爲大家對於求法都不感興趣，以致弘揚佛法固沒有人，肯得求法的更是鳳毛麟角，能說這不是佛教不興的現象？爲了佛法的弘揚，爲了衆生的救度，爲了世界的淨化，爲了人心的改善，我望每個學佛者，都效法常啼菩薩那樣的精神，以求般若大法爲自己的唯一任務，從而以之成熟衆生，莊嚴國土，完成佛道！

（上接第12頁 留學僧·文學博士·佛教教育）

再說到以歷史的方法論來研究佛教教義的變遷消長，已是近代世界的共同特色。我國的太虛大師是這一特色的反對論者，也可以說太虛大師仍代表着傳統的中國佛教的態度，雖高調着法義研修的重要性，究竟是偏於信仰的，而非學術的。印順法師以爲歷史的方法的本身的價值是無可否定的，問題是在像胡適之流以主觀的推測和假設，來誤解了歷史資料的眞義。在今天的日本佛教學術界，像胡適之流的勢力已不及與印順法師持同樣態度的高了。作爲一個現代的佛教學者，應把信仰和學術分成兩個層次，尤其是一個僧侶身份的佛教學者，在治學的責任上，宜對知識作忠實的研判，在信仰的傳播上，宜對信衆作自內證的宗教經驗的引導。前者是研究室的態度，後者是佛壇上的態度。前者是第二義，後者是第一義。兩者看似矛盾，實則一貫。若將此兩者混淆的話，我們的學院佛教，勢將永無成立的希望了。

當然，我在留日六年之後的今天，儘量注意他們的長處，不想挑剔他們的短處，因爲把他們的短處介紹出來，無補於我們，不如不介紹的好。

——一九七五年三月廿一日寫於東京斗室

請廣爲推介、支持四衆刊物！